

画 心 与 文 心

劉海粟

刘海粟散文精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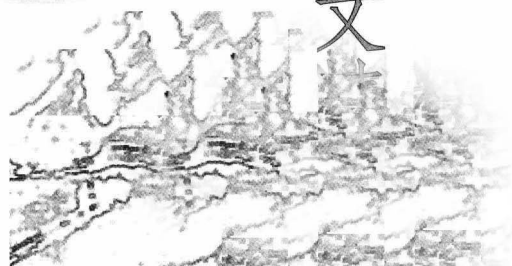
人
民
文
学
出
版
社

画 心 与 文 心

劉海粟

沈虎 选编

刘海粟散文



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海粟散文精选/刘海粟著;沈虎选编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0
(画心与文心)

ISBN 978-7-02-008304-6

I. ①刘… II. ①刘…②沈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
-中国-当代 IV. ①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4627 号

责任编辑:李明生 装帧设计:柳 泉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710×1010 毫米 1/16 印张 16 插页 23
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978-7-02-008304-6 定价 3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劉海粟

目 录

忆康有为先生	>>	1
忆梁启超先生	>>	34
回忆吴昌硕	>>	45
怀念丰子恺先生	>>	51
忆徐志摩	>>	55
傅雷二三事	>>	62
马蒂斯六十生辰	>>	77
安特莱·特朗	>>	82
布尔德尔之死	>>	85
假期西湖旅行写生记	>>	92
巴黎初旅	>>	96
莫奈画院	>>	98
香榭丽	>>	101
瑞士纪行	>>	103
巴黎的电影院	>>	119
巴黎圣母院	>>	122
游凡尔赛宫	>>	124
巡礼意大利	>>	133

为办理中法交换展览会致蒋梦麟函	>>	172
巴黎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之先声	>>	175
天马会究竟是什么	>>	178
欧洲中国画展始末	>>	182
一九二九年春季沙龙	>>	194
一九二九年秋季沙龙	>>	196
写实派大师库尔贝纪念展	>>	205
参观法总会美术博览会记略	>>	210
上海美专十年回顾	>>	215
《刘海粟黄山记游》自序	>>	223
精神文明和美育	>>	225
法国民主纪念	>>	228
近代戏剧的装潢	>>	232
十七、十八世纪的欧洲裸体美术	>>	235
野兽群	>>	240
东归后告国人书	>>	244

忆康有为先生

康有为先生原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，晚年又号更生，因所居名游存庐，亦号游存叟。他在上海定居后又办天游书院，故有时署天游化人。先生一八五八年生于广东南海县银坑乡，所以人们也尊称他为南海先生。

我初识康老，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。他那锐利的谈锋，爽朗而又富于感染力的笑声犹如铜钟。到现在我还不能相信他已去世五十余年，似乎他还住在崂山或杭州；想到他的一生没得到施展的才华，不免扼腕浩叹。

一九二一年盛夏，天马会^①在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所建尚贤堂（即今南洋医院）举办画展。那里地处现在的淮海中路，交通方便，绿树环护，碧草如茵，环境幽静，适合办美展。

天马会的展览品强调创新，很受观众欢迎。一天下午，康老带着女婿潘其旋和两名长随，到场参观，这对参加展出的每位画友来说，都是一个鼓励。

我当时不在场，据接待康老的王济远和丁慕琴事后告诉我：老先生对拙作《雷峰夕照》、《回光》、《埠》等油画看得很仔细，久久才把视线从画幅上移开。

① “天马会”，是作者和美专教授江新、丁慕琴、王济远、刘雅农、陈晓江等友人发起组织的绘画艺术研究会。每年春秋二季举行绘画艺术展览，展出各人新作及吴昌硕、黄宾虹、王一亭等许多名家的作品。在当时上海文艺界震动很大，对绘画艺术、现代美术教育影响颇为深远，作者曾为此写过《天马颂》一文。“天马”，取“天马行空”的意思。

康老看完作品，济远给了他一张六尺宣，请他题几个字留念，老先生欣然同意，继而提出：“我想找刘海翁谈谈！”

济远、慕琴把康老送出门口，刚巧我踏着石阶准备进入展览厅。两位画友便向我介绍说：“康南海老先生！”

“你是——刘海翁的儿子吧？”老先生银眉扬起，目光炯炯地看着我。他属于中上等身材，比较清癯，眼窝较深，穿着纺绸长衫，举止洒脱，气度轩昂。

早在幼年时期，母亲就多次对我讲过康先生不顾清廷禁止士人干政的明文规定，领头上书请求变法的故事。等到我有了阅读能力之后，也曾认真读过他的著作《新学伪经考》，对康老和梁任公先生的学问、谭嗣同壮烈牺牲的精神，都很佩服。震撼世界的“戊戌变法”，虽然被顽固势力所镇压，但他们救国爱民的宏志，在二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，可以说是记忆犹新。

“你的油画，老笔纷披，气魄雄厚，难怪享名已经多年，我还当你是五十上下的人呢！”弄清情况之后，他接着问道，“不知道在中国画家中，你服膺什么人？”

“王维、吴道子的原画已不得见。荆浩真迹，人世稀少，关仝的作品我收集了一张，虽被吴缶老、叶遐翁定为真迹，但我个人却只能肯定是南宋以后的作品，不敢下定论，也很难作为全面研究关仝的依据。以我个人有限的知识，觉得董源、巨然、黄公望、吴仲圭、倪云林、王蒙、沈周、徐渭、八大、石涛等，都是震烁古今的杰出画家。他们的杰作不仅仅表现了自然美和艺术美，更重要的还表现了画家玉洁冰坚的人格，并不是单纯追求笔墨技法的人可以望其项背的。”我的回答很爽快。

“在西洋画家当中，你又喜欢一些什么人呢？”康先生的眼角漾出笑纹，看来他并不认为我的回答很肤浅狂妄。

“我特别喜爱达·芬奇作品的博大精深；拉斐尔的作品表现了他对人类纯洁的爱，说明人不是上帝的仆役、教皇的奴隶。他画的圣母，妙在极有人

间烟火味，他那熟练的技法，鞭辟入最深处，能拨动观者心弦；米开朗基罗的绘画、雕刻，坚劲有力，他所倾诉的是人间疾苦，所谓神，只不过是一种外衣。伦布朗的人物画，真切感人，栩栩如生；印象派诸家对光的处理突破旧法，生动绚烂，变化多端。这些都是我所敬佩，并且着重研究的。”

康先生毫无矫饰地纵声大笑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太好了！明天请你到我家里来，我有吴仲圭、沈石田真迹，也有拉斐尔、米开朗基罗的油画，那是在欧洲时请高明的画家临摹的。你可以来研究一番。”

次日八时，我按照康老临别时留下的地址，来到愚园路一百七十二号。

我对这位领导“戊戌变法”的思想家是很钦佩的，他为人刚正，敢说大话，敢负责任，极有魄力，学问渊博，诲人不倦。光绪十四年戊子（一八八八年）我国的邻邦越南、缅甸、锡金为英法侵占，英国又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。沙俄不以侵占我相当于十三个江苏省面积的领土为满足，继续鲸吞我西北国土，还想进军黑龙江以南地区。日本进逼朝鲜。国势危急，康老上了第一书，凡五千言，请翁同龢转呈。翁在日记中评论此书云：“语太讦直，无益，只生衅耳。决复谢之。”此公很赏识南海的学识，怕他上书获罪，有意保全他。主考官徐桐认为他不安分，斥为“如此狂生”，原来会试拟定为第三名，结果落选南归。他吟出“治安一策知难上，只是江湖志未灰”的诗句，开始了教育家的生涯。一八九一年，他受聘为冬学助教，这是每年冬至之后至开考之前给秀才们补习的学校。由于康老博学善辩，每谈一事，必上下古今，讲究得失沿革，再引用欧美时事加以比较论证，因而名声鹊起。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等书即作于这一时期。当时，梁启超将这些论著比作“火山喷火”，可见其影响之大。

不久，他在广州长兴里设立学馆“万木草堂”，写了《长兴学记》，作为学校规章，提出读书、养心、治身、执事、接人、时事、夷务（即外交事务）七条，还设军事体操课，研究学术、历史，激励气节。十六岁中举的梁任公也来拜他为师。这个学馆最初只有二十多名学生，三年之后达百余人。在当年的广

州,原以宿儒石德芬名下的弟子为最多,但由于康老新教学内容的吸引,有一半转到康老这边来了。在后来变法的措施中,办学校也是重要的条款之一。等到辛亥革命,党禁已开,戊戌党人获赦,一九一三年,南海先生因母亲去世,才倦游归来,定居上海,办天游学院,题所居名“游存庐”,自号游存叟,也署过天游化人。办学旨在发扬学术,培育人才,反映了他对中华民族的深切感情,但理解他的人已经很少,这一点就带有悲剧意味了。

那天我走到竹篱笆门外,看门的老人很客气地招呼我:“康大人关照我在这儿久候多时啦!”

我跟着老人进入花园。但见老梅屈曲,桃柳扶疏,碎石小径纵横交织,把墨绿色草坪分切成天然图案。几条小溪,水色澄碧,涟漪啁啁。开池挖出的土,堆成假山,上有太湖石,莓苔凝翠,造型高雅。环绕假山,傍着清流,曲廊两侧尽是中国、意大利和埃及等地的古代雕刻和碑碣,民族特色很显著。

走完小路,便到茅舍门前,外面的栏杆门窗全用未曾剥皮的树杆做成,幽趣天然,颇有田园诗的意境。现在想起,历历在目。

进得茅庐,只见地上铺着紫红色地毯,正面紫檀案上放着三尊石佛,妙像庄严。后来我也很喜欢收藏佛像,认为在世界雕塑中,佛像别具一格,它不仅吸收了印度雕刻的特色,并把喜怒哀惧熔于一炉,只要你仔细评味,表情会随你自己的感情而变化。这方面兴趣的建立,显然是受了康老先生的影响。

佛像两侧,是几尊意大利产的石雕像。靠墙一排大书橱里,堆满一叠叠的线装书,也有皮脊烫金的精装本外文图书,其中有探讨美学和西方美术史的名著。墙角还陈放着剥制的鳄鱼、大鳖甲等标本。

康先生十分高兴,先让我欣赏唐宋及元代的古画,再评品石雕,他不断地提问,我回答得比较拘谨,他听得很认真。美学趣味的接近,逐渐缩短了我们之间年龄所造成的距离。我们从王维、二米、吴镇、黄公望、王蒙、倪云

林,谈到明四家和郎世宁、八大、石涛的作品,以及各家论画著作,很是投机。我也畅所欲言,渐扫拘谨之态。

在内室,他让我看了提香、拉斐尔、米开朗基罗和米勒的名画,原作大部收藏在巴黎卢浮宫,复制者设色高雅,笔触稳健逼真。

我们以《圣母怀儿》作为话题,很自然地谈到了拉斐尔。此画中的圣母,宛如处女,娴静慈爱,造型之美,打破了宗教气氛,富于人情味。我伏在画上细看,又将它倚在墙上,退后几步仔细评味,越看越美,以至不能释手。我忍不住赞叹:“拉斐尔真是画圣!”

接着我们又看了另一杰作《西斯丁圣母》。这件画原作藏在德累斯顿,创作此画时,意大利受到外族侵略,国内封建势力蠢蠢欲动,准备复辟,人民精神痛苦,物质生活贫乏。他们幻想一位威严如女王、亲切似母亲的神来保护自己,拉斐尔的技巧达到了高峰,摆脱了老师贝鲁其诺和维提的影响,又把达·芬奇描绘女性之美的手法、米开朗基罗壮美的构图和刻画雄健体格的技巧,加以吸收消化,成为自己的东西。人民的幻想就在这幅杰作中体现得十分完美。圣母的形象善良纯朴,和蔼可亲,又蕴藏着巨大的神力,可以抚慰人民的心灵,得到他们的信赖。所以这幅图雅俗共赏,艺术造诣极高。

谈了一会儿,康先生拿出王济远请他带回的六尺宣交给我,上面写了论及拉斐尔的七言古诗和题跋:

画师吾爱拉斐尔,
创写阴阳妙逼真。
色外生香饶隐秀,
意中飞动更如神。
拉君神采秀无伦,
生依罗马傍湖滨。
江山秀色图霸远,
妙画方能产此人。

吾游罗马，见拉斐尔画数百，诚为冠世，意人尊之，以其棺与意之创业帝伊曼奴核棺并供奉邦堆翁石室中，敬之至矣。一画师为世重如此，宜意人之美术画学冠大地也。宋有画院，并以画试士，故宋画冠古今。今观各国画，十四世纪前画法板滞，拉斐尔未出以前，欧人皆神画无韵味。全地画莫若宋画，所惜元明后高谈写神弃形，攻宋院画为匠笔，中国画遂衰。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，以补吾国之短。刘君海粟开创美术学校，内合中西。他日必有英才，合中西成新体者其在斯乎？十年（一九二一年）夏，游存叟康有为。

这幅字历尽风涛，至今仍珍藏在我身边。题跋中颂扬院画，与我的管见颇相径庭。北宋时期，能继五代设画院，强调创作，养了一批画家，对繁荣文化起过积极作用，这是肯定的。后来以画取士，产生大批仿古而远离生活的八股画家，可能是中国画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强调写神，并不能弃形。无形，神自何来？至于老先生希望吸取中西画之长，融会贯通，开创别开生面的新艺术，这一提法，对我们极有启发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。几年之后，他又给我写了一段话，我将它印入一九二八年出版的《海粟近作》之中，其中有些话并非对我个人作品的赞美，而应看作对后来画家提出的希望，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历史给予我们的重任，通过几代人的反复实践，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来。这段话是：

西画之精新妙肖至工矣，然中画亦有独到处。向以为它日必有兼善之才，英绝领袖之者。郎世宁之后，必有其人。海粟既以西画名，近多用力于中画，示我各幅，笔力健举，豪放泼辣，深有得于梅花道人。它日从南宋大家精深华妙处成就之，则继郎世宁开新派，合中西之妙为大家矣。

那天，康先生兴致勃勃地说：“说来也是偶然巧合，你们组织了一个天马会，我也画过一幅《天马行空图》，现在就找出来给你看看。”我看康先生的画气度宽宏，襟怀广阔，书法根基雄厚，线条寓灵动于古拙，这是一张充满书卷

气的文人画。老人约我同进午餐。

“老先生自署‘天游化人’，其中可有什么至理妙道呢？”我在席间问道。

“哈哈！也有，也无。”老人突然收敛的笑纹中，流露出某种隐痛。

“请语其详，海粟愿洗耳受教！”默然有顷，好奇心使我要追问到底。

“曩年有一拙句：‘避人避地与天游’。盖人一出世，忧苦随之，小者以身家忧，大者为国家天下忧，身心为役，精力尽耗，实一囚徒耳，非人囚之，自囚也。不忘数十年前离合悲欢，荣枯得失，爱爱仇仇者，囚于过去；遇事三反四复，畏首畏尾，唯恐他人误会，自己无日不误会他人，可成之事亦因循怠堕，不了了之，此囚于现在者也；期待他日治国平天下，荣华富贵，子孙贤智，明知无望，放不下来，是囚于未来也。欲多而无觉心，那得不苦？吾亦庸夫，不能自免，力求见其大，欲心游物外，驰骋于九天之上，徜徉于寥廓之间，千秋一瞬，山岳一丘，欲念既少，身心泰然，方寸和平，福在其中，无物樱心，此天游之真谛也。”

先生并非甘于寂寞的超脱之人，用这些话来自慰慰人，也是环境使然。我以为，以天游为号，正是不能心与天游的结果。他说的“也无”，不外此意，我就不再问。玄理，我难以接受，记下来为的是看到他心灵的一个侧面罢了。

讲到他的著作，有两本最得意：《新学伪经考》一八九一年刻成，指出以传统经学为中心的古文经书是刘歆伪作，而为学林忽视的今文经书，反系孔子真传，石破天惊，对清末民初的学术界大有震动。另一本力作《大同书》是用传统中国思想描述未来社会，提出拯救人类的幻想，对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现实愈是失望，对这一幻想就愈执着，近年引起外国科学家注意。

纽达姆在《时间与东洋人》为题的论文里说：“该书（《大同书》）从权威性和视野来看，说他是威尔兹的未来也不过分。”又说：“康有为对世界规模的制度，带有启发性和各种政策，生产手段的公有以及包括原子能利用在内的科学技术的进步等，对未来超自然的协同社会作了预言。”（桥本敬选译

《文明的滴定——科学技术和中国社会》二九五——二九六页，一九七四年法政大学出版社)这些评价未必客观准确，但值得我们思考。

饭后，他满面春风地说：“我一生教了不少学生：林旭八岁能诗，梁启超十六岁考中举人，著述很多，谭嗣同文章人品并传不朽，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，以工整七律译过雨果诗篇，难能可贵。这些人物可谓一时之盛。遗憾的是没有一个通绘画的学生，你十七岁创办美术专科学校，画也阔厚雄奇，前程远大，我非收你做学生不可。”

这件事的提出很突然，我怎么能够想到，与梁任公、谭嗣同等人同列门墙呢？经过略一寻思，就大胆提出：“康老，光挂个空名不行，我跟您学什么呢？”我的提问也出乎他的意料。

“书画同源，我可以教你写字。”

“我愿意跟先生学书法，也学诗词古文！”

“好！以后每逢星期五欢迎你来！”

“好！”

这一天很快地过去了。我们谈得很多，等到告别，不知明月之既上。他送我一本《万木草堂藏画目》，很真诚地说：“一切收藏，旨在用于研究。凡是著录在上面的作品，都希望你随时借去，认真揣摩，从中获益，不可见外！”

几天之后，康先生大宴宾客，据他本人说，为收弟子而举行这样的宴会还是破题儿第一次。到康宅赴宴的有词人况夔生、朱古微，书法家沈寐叟，书画鉴定收藏家甘翰臣等。老人的朋友们纷纷举杯道贺，康先生也欣然连干几盅，气氛欢愉，但不失严肃。

“海粟！你很年轻，要狠狠下些工夫！”康先生亲切地勉励我，“你习颜字时间长，鲁公对后世书学贡献良多，但唐碑磨之已久，多所损坏，辗转翻刻拓印，已非原貌。再说颜字写法也有师承，要追本求源。学书应从钟鼎石鼓文入手。只是你年龄已过，身为校长，事多，没有时光从头练起，可先写《石门

颂》，再写《石门铭》。后者神姿飞逸，结体疏宕，乃从前者化出。我生于科举时代，以光方乌大之小楷为进身之阶梯，多崇大小二欧，我虽力求风骨棱劲，亦不可独树一帜。北游之后，以收置金石碑版自娱，观京师收藏家拓本数千种，仅盛伯羲一家亦有数百种之多，方识汉魏书法之美。苦练《爨龙颜》、《石门铭》、《灵庙碑阴》，及魏碑中最俊秀之《六十人造像》，渐得苍古沉雄之趣，似婉而刚之力。凡掠捺笔画辄取上翘之势，多取法《石门》。”

老先生送我《书镜》一部，是他在京居南海会馆时得意之作。书成时曾吟一律：“上书惊阙下，闭户隐城南。洗石为僮课，摊碑与客谈。著书消日月，忧国自江潭。同涉回廊曲，应从面壁参。”这年他才三十二岁。

此书又名《广艺舟双楫》，六卷，二十七章，是一本完整的中国书法发展史，乃扩充包世臣先生《艺舟双楫》而得名。包著除《论书一》较成体系之外，余由各种文章汇成，上卷是论文，下卷才论书。康著系统性、理论性更强，可说是后来居上。

作者肯定中国书体的变化是必然的。今天真书，明天也可能出现一种新体。他写道：“书法与治法，势变略同，前以周为一体势，汉为一体势，魏晋至今为一体势，皆千数百年一变。后之必有变也，可以前事验之也。”

他在书学上，尊碑而不尊帖，碑中又最看重北碑。取其浑涵质朴，庄穆厚重，格调高。他强调广搜博览，不独宗一家。即使是学习行草，他都要我从方笔开始，横平竖直，起收转落，一丝不苟，宁涩毋流，宁拙毋巧。关于草书，他说：“草书忌草率，以隶篆根基去攻章草，高古雍穆，唐之后以黄庭坚最佳。黄书力肆态足，风骨高绝，即使学不像，也不会似赵孟頫、董其昌辈软骨萎靡，似婉秀而衰飒。”

在用笔方面，康老强调悬腕，并用斜腕回腕取得中锋，偏锋也可以运用，要以平腕求之，才不纤巧柔弱。笔提则毫起，笔顿则毫卧。要注意到疾、涩、沉。宁肯逸荡，不要抛筋露骨，形成枯软之病。

他对包慎伯很推崇，但对包“五指齐力”一说有异词：“五指齐力一说不

如四指争力为妥。小指力弱,无法与另外四指齐力,仅可作为它指辅助而已。执笔大指、中指隔管相对,食指、名指上下相对,用力相反,故曰争力。包氏所言不外力均管正,但反对紧握一事殊不可解。王献之小时习字,羲之从后抽笔不掉,以为将来书必大成,可见紧握方有力。包又说自己书法颇伤于婉丽,盖得自晋人简牍,王逸少龙威虎震,大令跌宕雄奇,均是简牍,看来包书婉弱之由,病在运指不用腕,别无他故。”

康老教我用墨:干研墨湿着纸,湿研墨干着纸,宁浓毋淡,但过浓肉滞,淡则单薄无力。又说:“心是主帅,腕为偏裨,锋是先锋,副毫是战卒,纸墨为器械。”这些话都是很富启示。

每次我去之前,他都叫人磨好墨相候。我一到场,他便示范写给我看,边写边讲运笔及字的结体要领,临别我将他写的范本带回家反复摹练。他在讲课间为我挥毫的墨迹积累了约八十张,可惜大部分在十年浩劫中失去。

康老要我先练二寸对方大字,写小字也强调悬腕。这种从严要求使我终生获益匪浅。我到八十多岁,经过三次中风,还能提笔作书画,描绘松针及点景细小人物,多少有点笔力,基础即在这时奠定。

康师常常拿出许多拓片,要我逐张逐字反复细看,研究结构及运笔的奥妙。他说:“只读一家一派碑铭,画地为牢,殊不可取。多见多闻多临,自己悟出道理,师虽循循善诱,路需自己去走,否则背熟古人书论即可为书家,则写字岂不太容易?”

有一次他要我读《历代名画记》,语重心长地说:“临碑不读书,至多得古人皮毛,字匠而已。唐驼非无功力,书卷气不足,故未能免俗。习字,得转折停顿收缩之法不难,健筋骨、血肉丰满、有个性,甚难,而有书卷气则极难。唯有书外求之,博览群书,气高志洁,心有巨眼,下笔自然超拔,此境非终生苦学不办,潜移默化,自有乐地,海粟勉之!”

我常常到天游学院去散步。老实讲,有些遗老来谈一些“想当年”之类旧事,听来无趣,不如在园中走走,无拘无束。

天游学院教室内挂着康师手书一联：

天下为一家，
中国为一人；
知周乎万物，
仁育乎群生。

康师早岁从九江先生朱次琦游，朱先生强调古训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人之本”。要学生敦化孝弟，崇尚名节，变化气质，检摄威仪。康先生继其学，也要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去偏颇，临大节不相夺，容止温文，端重相勉。自己也讲究仪表，夏天见客，必衣冠整齐，讲课穿长衫。他口若悬河，记忆力又强，引用古书，随口背诵，从不在讲台上翻书。我请他到美专讲学，每次连讲二小时，神情专注，声音洪亮，自始至终，肃立不懈。这种认真的态度，使听讲者感动。他不喜欢所谓“名士派”，不修边幅。孔夫子说的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”。他身体力行，不视为空谈。

学院的学制很特别，可能是清代书院与现代学院折中的产物。

这里有封建孔教一套陈腐的东西，学院右边有一间平房，门上康先生题为《三本堂》横匾。我请他解释，他说：“人受生于天，受教于圣，传类于祖父父母，三者人生之本，绝不可忘，每逢朔望，必率子孙后辈至三本堂焚香叩头。孔子圣诞，所有学子皆来拈香。”

这些做法，我不能接受，他也不勉强，也是一种求同存异，和平共处吧。

学生不限年龄及受业时间，举人、秀才、大学毕业生、中学毕业生，济济一堂，都住在楼上三间大寝室，听课分开。两厢有图书及办公室，职员很少。学费每年八十元。

成绩稍差者入预科一年，补习及格者方转本科。本科考试不及格者，不准毕业。另有特别生，听课自选教师及课程，来去自由。成绩特佳者可以提前毕业。

办学宗旨，用康师的话来讲，不外“致师弟之亲，研究天地人物之学，为